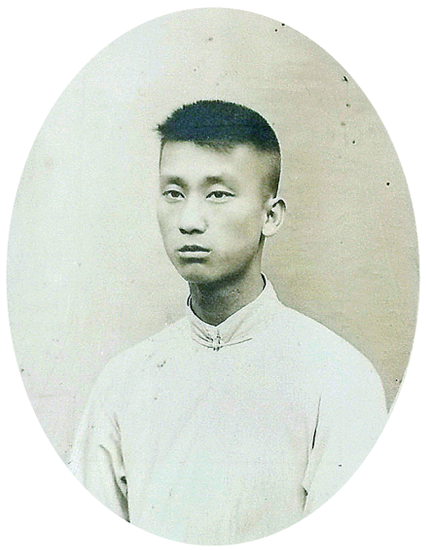
发现·运河

沈士敏手稿面世 清晰记录沧州早期党的活动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 影 王少华 陈立新



沈士敏青少年时期小照

8月5日，本报刊发《老巷深处寻沈宅 早期党史故事波澜壮阔》后，沈宅与沈宅主人沈士敏的故事引起了读者们的关注。记者接到运河文化爱好者陈立新的电话：“文化学者冯彦宁收藏有沈士敏手稿！看到报道后，他非常感动，愿意将此公之于众，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。”

在冯彦宁、陈立新等人的促成下，8月9日，“寻运河沈宅 忆百年党史”沧州早期共产党革命活动座谈会在沧州博施博物馆举行。

座谈会上，最吸引大家的，就是那部泛黄的手稿。随同手稿一起面世的，还有沈士敏青少年时期的一张小照。一袭白色长衫，年轻、干净的脸，带着几分倔强。

潘漠华在沧州如何通过国文课传播马克思主义？

津南巡视员廖华、津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学先（原名俞思荣，唐山丰润县人）等沧州早期党的领导人是什么样的？

从一个运河边地主兼商人家庭的少爷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沈士敏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
津南中心县委在沈家创建时，还有一段传奇般的故事……

随着沈士敏手稿被一页页打开，市文广旅局二级巡视员冯彦宁娓娓道来，细数沧州早期党史故事。馆外，秋雨缠绵；馆内，时光倒流，仿佛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沧州大运河畔，宽敞明亮的沈宅前，一帧帧百年党史上的难忘瞬间重现眼前，将那段红色记忆，留存为永不磨灭的历史时刻。

沈宅·运河边的普通人家

沈士敏手稿共40页，分为三部分，写于郑州。第一部分17页，写于1963年12月14日，主要介绍了他的家庭、学校生活，以及“九一八事变”后沧州学潮情况。第二部分21页，写于1964年2月19日，记述了沧县共产党的建立与党的活动，以及沈士敏参加革命组织的过程。第三部分2页，附有几点补充说明。

翻阅手稿后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连连赞叹：手稿太珍贵了！

通过这部手稿，沈宅及沈家人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。沈士敏的祖父沈杰胜，没上过学，却是个颇有本事的人。他本是木匠，后摆摊经商，小有所成。本家沈方周是买办资本家，出资在天津建豫丰泰商店，聘他为掌柜。沈家发家后，沈杰胜在运河畔置房子置地，渐渐发达起来。

沈士敏从没见过父亲。在沈士敏出生前，他就离家去了天津上学，后到汉口，再后来下落不明。伯父在天津北洋大学上学，毕业后到平汉铁路局工作。三叔曾在士官学校上学，后回津帮祖父经商，接管经营。他劝沈士敏不上私塾，要上学校。他喜欢看小说、钓鱼、打鸟，对沈士敏有影响。老叔比他小一岁，和沈士敏一起长大、上学，后到天津读书。

运河边优渥而封建的大家庭、对他宠爱有加的爷爷奶奶、缺少严父管教的家庭氛围、较为自由的成长空间……沈士敏就生长在这样的运河人家。他上过私塾，1923年转入沧县第一小学校读书，1926年考入沧县二中（又名直隶省立二中，今沧州一中）。

老师·国文课上的播火者

认识潘漠华前，和每个普通学生一样，沈士敏也在迷茫与彷徨中一点点长大。

1930年，沈士敏初中毕业，升入本校高中。暑假时，他参加了一个到北平高校的游学活动，在伯父家住了几天。他本想在北平上高中，但未能如愿，又回到了家乡。

那时，国民党党部在沧县二中很活跃，有人拉他入党。他拒绝了。后来，有同学和他谈起共产党，问他知不知道哪里有？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又说，“我也想参加，就是找不到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风度翩翩、特立独行的老师来到了学校。

“开学后，国文教员潘模和给我们讲课。他是浙江人，讲课生动深刻，介绍辩证唯物主义、唯物辩证法、无产阶级文学，但他的讲义却是文言文《诗经》中的《伐檀》《硕鼠》等诗，反映古代人民对剥削阶级的愤恨、嘲骂。在讲解中，他巧妙地联系现实，给人以深刻认识。”

这是沈士敏文稿中的内容。文中的教员潘模和，就是近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湖畔诗人潘漠华。1927年，他在北大求学期间入党，从此投身革命洪流。1931年，他受党组织派遣，化名潘模和，以教师身份为掩护，到沧州从事发展党的事业。

1963年12月14日，郑州，一个寒冷的冬夜。回忆起潘漠华，尽管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老师讲课时的情景，沈士敏还是记忆犹新：“讲课时，潘老师在黑板上划了一道线，线上面是反动统治阶级群丑。潘老师说，只有当劳动人民瞌睡的时候，他们才肆无忌惮地卖弄丑态；一旦人民醒来，铁拳一伸，就会把他们从舞台上抓下来的。这个比喻给人深刻的印象。”

座谈会上，冯彦宁（中）向大家介绍沈士敏手稿。

冯彦宁说，这段文字再现了潘漠华在沧州通过国文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景，潘漠华的形象，历历如在眼前。

革命家·更愿意和穷人打交道

对沈士敏影响至深的两个人，一是潘漠华，一是廖华。二人都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党的早期革命家，都对沧州党的活动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潘漠华的到来，让一潭死水的沧州焕然一新。当时正逢“九一八事变”，他带领进步学生进行爱国救亡运动，很快波及整座沧县城……1931年底，潘漠华被解聘。手稿中写到，潘漠华临走前，留下了两样东西，一个是一台油印机，此后很长一段时期，津南地区的秘密传单，都要归功于这台潘漠华自己购买的油印机；另一个是他给学校的7名党团员介绍了两位校外的秘密党员。如此，潘漠华不仅连接了沧州与中国，还打通了学校和社会的联系。

不久，另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。

1932年春，沈士敏加入共青团不久，津南巡视员廖华就站在了他的面前。潘漠华走后，党的运动陷入低潮。为了迅速打开局面，从1932年到1933年，廖华6次巡沧，每次都与沈宅有关。开始，他住沈宅，后来，沈士敏发展神门口的裁缝王炳君入党后，廖华就住王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王炳君穷，廖华更愿意和穷人打交道。

沈士敏在手稿中这样描述廖华：“他的头大，身躯较为瘦小，面色微黑，看起来瘦弱，但身体很健康，精神奕奕。他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忠诚战士、是一位革命家，同时也是一位诗人，往来津南一带写了不少五言、七言诗。他的诗，清新澹丽，写景如画，别有风趣，生动地反映了华北大地农村的情景。回想他的工作和他的艰苦奋斗精神，他在风雪寒暑中，在这一带徒步跋涉的情形，他的生活遇到了不少艰难，衣不暖体，食不饱饥，在天津也经常蹲最低廉的小店，和穷苦人住在一起。可是他充满了革命者的斗志与生活的乐趣，他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”

1932年8月，廖华第二次来沧，在沈士敏二姥爷武向夫前院的书斋里，宣布成立中共沧县县委。武向夫家住缸市街。通过当时的沧州地图可以看到，从神门口沈士敏家，沿运河南行，过了曾经的梅公祠、现在的新华桥，不久就到了缸市街的武向夫家，约有1000米的距离。武向夫青年习武，颇有沧州人的性格。

不久，天津市委派李学先来沧担任县委书记。

沈士敏写到：“李是唐山开滦煤矿工人，当时40来岁，由于矿工沉重的体力劳动折磨，他的身体已经是残弱多病了。他不是有肺病，就是有劳疾，或者矽肺病。经常咳嗽气喘。来后，他就与各个支部联系。”

婚宴·津南中心县委成立

沈宅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这里是津南中心县委所在地。

《中国共产党沧州历史》中写到：

“1933年4月，根据省委4月2日指示信精神，中共津南中心县委在沈士敏家中成立。廖华主持会议，李学先任书记，刘格平任组织委员兼军事委员……邸玉栋负责交通，沈士敏任秘书长……津南中心县委的成立，使沧州又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，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。到1933年5月，沧州共有党支部29个……党员426人。”

沈士敏的手稿，为我们披露了更多津南中心县委成立前后的细节：

“这时，我的家庭经常和我闹事，要我结婚。家务杂事纠缠。3月份我结了婚。随后廖华同志来沧。我以请客为名，召开县委会，津南中心县委成立……”

原来是沈家人向他逼婚，他则以婚宴为由，请来同志们开会，津南中心县委背后，竟然还有这么一段传奇！

会后，还是新郎官的沈士敏，就陪同廖华到盐山、南皮、庆云一带视察。廖华前几次来沧，都由其他人陪同，这一次为什么是沈士敏呢？是工作需要？还是有别的原因？

一路上，他们夜行昼伏，风餐露宿，尝尽辛苦。回到家中，不但弄了一身虱子两脚泡，还饿得面黄肌瘦，精神头儿却更足了。

被捕·家国巨变夫妻战场重逢

1933年5月，奉上级指示，沈士敏等赴北平参加干部训练班，后留北平市委工作，不久被捕入狱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沈士敏被释放出狱，赴陕北参加八路军。

这一年，沈家也发生了剧变。沈士敏的老叔、祖父、伯父、三叔先后病故。祖母主持分了家，沈母和沈妻分了两间房一个院。

大家庭顷刻破产，曾经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沈宅女人，也走出宅院，劳动谋生。沈母腌菜、打麻绳，沈妻先在织袜厂，后到宏仁医院当护士、学接生。

1946年10月，沈士敏由延安来冀中，秘密接妻子到冀中。因为是护士，沈妻参加了部队。1948年女儿明霞出生。沈士敏称妻子“文华”。1949年，沈母也随军生活，家中只剩祖母和两个婶母，生活由沈士敏供养。

漫漫13年，夫妻二人最终重逢在战场上。两个人都不再年轻时，爱情却悄悄来了。沈士敏在手稿中说：“我的家庭生活是极幸福的，是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。”

手稿的内容到此结束。

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冒雨赶回单位，专程取来沈士敏的《平反决定》复印件，让我们看到了后来的故事：“文革”中，因为有被捕经历，沈士敏遭到迫害，文华始终不离不弃。1975年1月，沈士敏含冤去世。1979年，党组织为沈士敏平反昭雪。

运河边的老住户，沈士敏的同窗、同乡、挚友张丽生的儿子张英林，讲述了另外一件事：沈士敏去世后，沈妻被下放回沧州。那个寒冷的冬天，沈妻与张英林的母亲重逢在冰封的运河畔。原来，她们曾在宏仁医院共事多年。得知闺蜜近况，张母让儿子送了一车煤，后来又送了一袋粮食。这份人间真情，直到沈士敏平反后，沈妻离开沧州返回郑州家中，还念念不忘。

手稿·沧州党史的直接回忆蓝本

座谈会上，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说，他第一次见到沈士敏手稿和青少年时期的照片，这是非常珍贵的党史资料。

冯彦宁多次研读沈士敏手稿，他说，这部手稿，为今天留下了沧州最早建立党组织的重要资料，是沧州早期党史的直接回忆蓝本。手稿中还谈到潘漠华讲课的细节，津南巡视员廖华、沧州早期县委书记李学先的形象，为后人留下了沧州早期革命者的生动形象。手稿还通过沈士敏的亲身经历，反映了早期革命者如何冲破家庭、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。此外，手稿的作者从小在运河边长大，千年大运河，百年奋斗史，红色文化也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，值得好好挖掘。

冯彦宁说，运河千年，源远流长；红色百年，波澜壮阔。大运河通航了，未来终有一天，当我们坐船游览运河，看两岸满眼绿色时，不能忘了，万绿丛中还有一点红，这红就是大运河畔的红色文化。“如果我们没发现，消失了，是一回事；如果发现了、了解了，保护不好，就是失责；传承不好，就是失职。”他建议，沧州有丰厚的运河红色文化资源，可以打造运河红色微景观，连点成串，形成运河红色景观带，赓续党的血脉，传承红色文化。

兰新亮：双手撑起“无腿”人生

杨静然 魏志广 陈四雄 摄影报道

40多年前，刚懵懂记事的兰新亮觉得自己一生下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——出生8个月，被医生诊断为先天性脊柱裂，不得不截去双肢。

面对多舛的命运，他选择用坚韧和努力活出精彩的人生。十几岁时，兰新亮便到处拜访名师，学习修脚技术，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。经营的店铺虽面积不大，但每天顾客络绎不绝。更让人钦佩的是，多年来他还一直热心公益事业。

再回首，兰新亮对那句“上帝为你关闭了一扇门，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”更加深信不疑。

身体残缺 心灵手巧

假如命运是一部早就写好的剧本，那在46年前，兰新亮的人生就注定只有“悲剧”二字——出生不久就被诊断为先天性脊柱裂，一生与轮椅为伴。

在他出生的孟村回族自治县贺庄子村那个不大的村子里，得知消息的乡邻们陆续赶来探望，叹息、劝慰一番后，有人说，这是一辈子的累赘，好日子都会被拖垮，不行就送福利院吧……兰新亮的父母什么也没说，第二天带他踏上了四处求医的道路。直到所有的方法都试遍了，父母才接受了现实。

年幼的兰新亮是个天真乐观的孩童。父亲务农，他就和母亲在家收拾家务。下肢不便的他，靠双手着地，拖着身体挪动。他的手格外灵巧，跟母亲学纳鞋底、做衣服，为了“行走”方便，13岁时，还把一辆自行车改成了轮椅。

长大入学后，兰新亮才意识到自己与同龄人的不同：别人能奔跑、跳跃，他只能坐在轮椅上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追求。为了增加家庭收入，他推着轮椅从村里的小卖部进货，老板看他可怜，便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他。他再带着这些到集市上去卖。挣钱不多，却总能带给家人惊喜。父母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希望。

后来，给父母留下一封信，兰新亮独自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。他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。

遍访名医 深造技艺

为了生存，兰新亮什么活儿都干过，最多的还是摆地摊。后来，他辗转多地打工，结交了很多朋友。

在黑龙江省漯河市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兰新亮认识了一位修脚师傅。师傅娴熟的技艺，深深触动了他。在外漂泊多年的他突然意识到，学一门技术才是长久的生存之道。

他塌下心来跟师傅学艺。

或许是天分使然，别人需要学习3-6个月的技术，他10多天就能全部掌握。得到认可后，他跟着师傅在店里接待顾客。那年，他还不到18岁。

两年后，兰新亮在唐山有了自己的修脚店。

在很多人眼中，修脚不是个“体面”活儿，兰新亮却把它干出了彩。很多顾客的多年顽疾，经他的巧手都治愈了，他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无腿修脚师”。

身体的缺陷，让他更加懂得努力的意义。他到处深造学习，拜访名医，不仅提高了修脚技艺，还学到了许多治疗脚疾的方法。在贵州省一个山村，一位老中医将祖传秘方传授给他；为了试药方，他多次在自己身上做实验，弄得满身是伤；在全国各地的技术交流赛上，兰新亮一鸣惊人，受到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。

一把修脚刀 一条公益路

兰新亮的身上，仿佛总能散发出光芒和力量，这力量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，有苦难下的坚韧不屈，也有深沉的爱与温暖。

2002年，兰新亮创业之初，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向他说出了难处：不仅患有脚疾，还因年纪大无法定期修剪脚指甲。他二话没说，就给老人修脚、做足疗，还分文未收。从那后，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，环卫工人，抗战、抗美援朝老兵以及残疾人，都享受免费服务。

不久，他又来到敬老院。每个月的6日，他闭店半天，专门去给敬老院的老人们修脚。剪趾甲、去死皮、打磨、按摩，整个过程非常细致。老人们非常感动，每月盼着他来。这一干就是19年。

2021年，兰新亮决定回沧州继续创业。临走时，他发出了退款通知，每天打电话联系会员，哪怕赔钱，他也要千方百计找到对方，如数退还。两个月，他先后为数百位会员退了16万多元，为此多承担了两个月的租金。

如今，兰新亮的店铺开回了沧州。他依然坚持为70岁以上的老人，环卫工人，抗战、抗美援朝老兵以及残疾人免费服务。

“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温暖他人的一束光。”他说。

兰新亮每天都忙忙碌碌